



干渴的呼唤

陈邢魁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飞鸟丛书

干渴的呼唤

陈邢魁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干渴的呼唤/陈邢魁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 12
(飞鸟丛书/汪兆骞主编)

ISBN 7—80105—625—6

I. 干…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N. 1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48323 号

责任编辑: 李正堂

封面设计: 李向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100009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医科大学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K 本 4 印张 86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7—80105—625—6/G · 202 定价: 10.00 元

情系山水的悲壮篇章

(序)

李清山

这是一本薄薄的书，仅百十页。这又是一本厚重的书，它挟着山风水气，直扑我的心扉。

作者陈邢魁生干涉县，长干涉县，工作干涉县。太行的万千大山，铸就他的骨骼；清漳的汨汨的流水，溶入他的血脉。而那世世代代植根于群山又被群山阻隔，依傍于清漳又被水荒折磨的乡里乡亲，对于山的呼唤，对于水的呼唤，也就是对于生的呼唤，悲壮激烈又使他刻骨铭心。

大专毕业有了文化的陈邢魁，加入了共产党有了觉悟的陈邢魁，担任了基层领导有了开阔眼界与实施能力的陈邢魁，在文学上有了一定造诣可以用生动文字表达赤子之情的陈邢魁，带着一种沧桑感与责任感，写出了这部情系山水的悲壮篇章。

书中含小说、报告文学、故事三部分。小说部分以

《单身汉的复活》为代表之作。文中除了塑造了如大山般沉默而坚韧的谷多老汉的形象外，对于山雨的描写格外传神：“有时一朵白云飘过，匆忙地投下一溜淡淡的阴影；有时，深黛色的乌云与高耸的山峰纠缠在一起，情切切，意绵绵，难舍难分；倏忽云头加厚，再加厚，像承受不住某种压力了，劈顶压下来，昏天暗地；接着，咕咕嘟嘟生一顿闷气，哗哗啦啦，山坳间被雨水冲刷一场。过后，蓝天蓝莹莹的，又清新又爽快，山色更加苍翠浓郁。”由此可见作者观察事物与写景壮物的功力。

总共8篇报告文学是该书的主干，几乎篇篇提到山，提到水。那篇《干渴的呼唤》无疑是扛鼎之作。涉县百姓的苦难史，几乎可以说成是一部干渴的历史。作者把笔触从两个世纪前铺排到如今，尽述在重嶂叠岭中惜水如命的生灵，讴歌为解决饮水问题前仆后继，可以与大山比肩挺立的史诗般的英杰。水哪，是汗，是血，是泪，是芸芸众生企盼与福祉！结尾处是画龙点睛处：秉笔直书对水的思考。从这一篇、这一组真真切切、大开大合的关于水的报告中，坦露着作者对家乡、对家乡人民的火热情肠。

就是在第三部分的“故事”中，连《小人国》这几百字的民间故事里，也写着“几天之后，小伙子发现小人国也很缺水，他就一天挖一眼井，两天建一座水塘，不

长时间，全国人人喝上了水，地也处处浇上了水，小人们一天天富裕起来。”——这哪里是镜花缘、乌托邦，这分明在暗示作者对生命之水的企盼啊！

作者把凿山打洞引水济民的人们，称为“太行魂”，同时，对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将士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为给根据地涉县人民带来长流水而建立的功绩，大书特书由衷敬佩。

山巍巍，意浓浓。水悠悠，情悠悠。

作为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的陈邢魁，把上述诸篇连带 1000 多篇稿件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经济日报以及省、市各类报刊上，受到全国、省、市奖励 20 多次，1991 年被县人民政府记大功一次。

从 1992 年始，他先后在三个乡镇任党委书记，使他的山水情结向实处张扬。在张家头乡，他带领一班人，3 年修建公路、修筑盘山渠各一万米，建水池 20 余座，扩大水浇地 1000 多亩，全乡实现了自来水。在河南店镇，他带领干部、群众，战胜了 1996 年 8 月 4 日的大洪水，恢复土地 9000 多亩，水利设施 90% 得到恢复，12 次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及省、市各种检查和参观，受到了省、市主要领导的高度赞扬。在井店镇，他率领一班人，短时间内扭转了被动局面，乡镇企业全面启动，稳定工作卓有成效，还修通了一条 40 多华里

的高标准柏油马路。

我是在涉县大洪水之前带领着一支文艺下乡小分队在河南店第一次与陈邢魁谋面的。当时我就知道陈邢魁是涉县十大杰出青年，两次被县政府记大功，多次被评为各种先进，授予各种光荣称号。他的文学作品我读过，他的名字也依稀记得。第二次见到陈邢魁，是最近我又一次带着文艺下乡小分队来到涉县井店镇，他已是该镇的党委书记。听着他对井店镇的情况介绍，我不由对这位执着又精悍的36岁的年轻干部产生了敬佩。前些天，当这本书稿摆在我办公桌上，我逐篇细细阅读之后，陈邢魁的形象在我心中站了起来。他的为文与做事是一致的，他的追求与为之追求进行的努力是同步的。他热爱家乡又建设家乡，他是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他像大山一样质朴，他不愧为大山的优秀子孙。

我作为邯郸市文学艺术界的一名老兵，对一名文学青年走向领导岗位并做出突出成绩，而又有文学专著问世，感到十分欣慰。于是，写出这篇粗疏的文字，充作序言。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于邯郸市文联

目 录

小 说

单身汉的复活	(3)
墨镜的风波	(16)
祸从口出	(20)
路遇	(22)

报告文学

干渴的呼唤	(27)
让大山作证 让漳水倾诉	(41)
塞罕坝,绿色的宝石	(46)
山道弯弯	(50)
春潮汹涌澎湃时	(55)
啊! 太行魂	(73)
风暖父老心	(80)
圪糟山上六“愚公”	(89)

故 事

太行浩气传千古	(99)
小人国和大人国	(104)
杨秀峰请客	(107)
瘦小治妖狐	(108)
丑二郎和七姑娘	(112)
后记	

小 说



单身汉的复活

一、呵 光棍儿

单身汉，我们山沟里俗叫光棍儿。哪一个男子愿意打光棍呢！

这地方隐入重重山峦的深处，仿佛有意与世隔绝。羊肠道偷偷地蜿蜒在沟谷壑底的树丛里、荆棘中，无头无尾，无声无息。被高山陡崖围圈起来的小山坳静伏着，像酣睡。偶尔一只野兔小心地在田间轻轻跑跳着。此外就是寂静，静得人心里有点不安。

四周，拔地而起的峰巅，凹凸凸凸，常夹着块蔚蓝的天幕，如同一块透明的塑料布蒙在上面，虽不遮阳挡雨，却给人一种有所庇护的安全感。有时一朵白云飘过，匆忙地投下一溜淡淡的阴影；有时，深黛色的乌云与高耸的山峰纠缠在一起，情切切，意绵绵，难舍难分；倏忽云头加厚，再加厚，像承受不住某种压力了，劈顶压下来，昏天暗地；接着，咕咕唧唧生一顿闷气，哗哗啦啦，山坳间被雨水冲刷一场。过后，蓝天蓝莹莹的，又清新又爽快，山色更加苍翠浓郁。

山坳入口处，一条碎石块铺成的小路，弯弯曲曲从那窄窄

的峡谷外面爬进来，有一里多长，使平素磕磕绊绊，雨天泥泞油滑的路，变得舒坦多了。石道尽头，一棵老空心的榆树，几乎遮严实了下面一座破旧、低矮的小院落。山坳里只这么一户人家，既孤单渺小，又沉稳安祥，一副与世无争、甘心落后的神态。山里人给这儿取了个不大雅致的名字——小旮旯。小旮旯离前头最近的大碾村也有八里路，往后搭过高高的山垭，再走二十多里，才见村落。

六十九岁的光棍儿——谷多老汉，就生活居住在这里。

兴许是山沟里空气新鲜洁净，兴许是山里人常作爬山运动的缘故，谷多老汉年岁虽高了，腰板一直很硬朗，说话走路把那山岗震得都响。他人高马大，肩背微驼，煞是彪悍；浑浊的眼睛，透出茫然黯淡的光，又让人觉得他迂腐，不精干。成年论辈子穿那种粗布大襟子布衫，大腰子阔裆裤，腰眼上束一条拧成粗绳样的已成黑色的布带，头上扣一顶脑油滑腻的看不出颜色的布帽。下巴乱麻麻的白茬胡上，常挂着一滴滴涎水，左臂的袖子便经常来擦；冬天一冻，只得用指头拈破才成。嘴角整日绷得紧紧的，不见笑，也少话语；逢有话必是忿忿的，责骂兔子啃了他的庄稼，过路的俏皮孩子摘了他的瓜果。

庄稼人这几年过时光不再熬日头了，总是忙忙碌碌的。

夏日，老阳儿晒得刻毒的时候，草和庄稼一齐疯长。谷多老汉把鞋脱在地头，大布衫挂到树枝上，精赤着上身，裤筒挽得高高的，钻进没顶深的庄稼地。阳光一丝不苟地把那热量射来，又热又闷。嗓子眼像塞着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呼吸都很困难。老汉被日头晒了大半辈子的皮肤，黢黑黢黑，禾叶间筛下的日影在上面几乎都不反光；但“油儿”却一层层滚下凹凸的面颊，滚下粗糙的背沟，成串地滴进锄松的土壤中。五尺长的

锄枪，安着一尺长的锄板，在他手里，如同女人手里的毛衣针那样运用自如。身体整个地弯下去，几乎贴在锄枪上，然后又直起来，向后倾去，双手紧攥着把儿，轻推重拉；按他的意思，土松松的，成坑儿，成堆儿，把草裸露在日照下。落下的汗珠不见了，地上却留下了深深的脚窝……

小旮晃的地在解放前就是老汉自己的，划成分时，因他地多树多，定成了中农。前年田归个户耕种时，大碾大队（小旮晃属该大队所辖）的干部本不欲让他种这么多，可老汉脾气犟，非把入社时的土地、树木全要回来不可；鉴于大碾离这儿搭山隔沟，耕种不便，也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其实他种不种都不打紧，他是大碾大队的五保户——他一斤粮食、一元钱也没受过，因他觉得，要了钱、物，无异于骂他是懒虫、白吃——但老汉好像生就是一副“受罪骨头”，一日不见土地，不抡镢头，不流汗水，他心里就觉得难受！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里人想发财就得打青山的主意。荆条遍山都是，秋后大捆大捆砍回来，田事结束后，就编成篓子、箩头、筐箩……卖给山外的人，一把把的票子便入腰包了。“编筐结篓，一个劳力养活十口”。谷多老汉尽管无妻子儿女可养活，却显得比别人更急于要发财。整个冬季，以及春闲时节，从早到晚，他就在那矮矮的小屋里，编呵，编呵，半日半日不挪窝。左边堆着用水泡过的湿条儿；右边放着磨得明晃晃的大裤镰——唯一用得着的工具，两腿间夹着未成品，手笨拙地、然而有条不紊地在上边拨弄着。那是一双啥样子的手啊！手指短而粗得令人吃惊，指尖一概硬硬地扭曲着，茧子比铜钱还厚，又黄又硬，松弛而布满道筋的手背上，还点缀着几颗老人斑。然而，就是这样的手却变幻出了一件又一件如同工

艺品般的家什儿，美观、结实、耐用，在全县都是颇有名气的。庄户人只要知道是谷多老汉的手工，不买也要摸几把，看几眼，咂着嘴唇称赞几声。

大凡光棍都有三大愁：一愁没有后代，二愁拆洗铺盖，三愁烧火做饭。这或许是人之所以不愿打光棍的原因吧。第一愁，谷多老汉正作着美妙的梦，无所谓愁与不愁；二愁从来也没愁过，因为他根本不盖什么被子——哪怕是寒冬，也只是身上盖几件破棉衣，躺在烧得热热的炕上，烫烫左身，烫烫右身，一夜便熬过去了；第三愁的事是实在免不了的，人是铁，饭是钢，人之没饭太不得了了。陆羽、杜康好吃喝不说，天蓬元帅猪八戒是饕餮之徒，就连神通无边的孙悟空都偷仙桃吃呢。老汉当然不能例外。

每日，启明星还没隐去，就会听到小院落里“啪啪”的风箱声，在这幽静的山坳里清脆地响起来，有节奏而连续不断。一卷卷浓烟缓缓升起，旋转着，扩散着，随后就和缭绕山头的晨岚搅和在一处，悠闲地浮动起来，一直到太阳露脸才慢慢遁入山间或化在碧空。正像别的庄户一样，谷多老汉方方正正的锅台也紧靠炕沿。这时他坐在一块圆圆的、矮矮的黑木墩上，一手不紧不慢地拉动风箱，奏出拍拍的“音乐”；一手执着已磨秃了头的火叉，机械地加着柴禾，不时有意无意地在火洞里戳捅两下。火焰红旺旺的，一起一灭，他遮住大半个屋子的身影也忽明忽暗。小院落这会儿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了，老汉呆滞的眼睛死盯住灶门，一动不动，被火烤疼了，就挪至两片从也没刷洗过的木头锅盖上。——似凝神思虑什么。想什么呢？水开了，或许没开，老汉托膝立起身，把那预备在旁边的一升米，

也可能是一升面，半小筐切洗粗糙的菜，一古脑儿填进锅里，用安着半截木棍的铁勺一搅和，全天的饭便做现成了，却常常忘了放盐。这种糊状的“美餐”，高雅的美食家恐怕是很难尝到的吧。多少年了，他就习惯于吃这个，不觉得好也不觉得坏。丰盛的美馐佳肴，简直没有想象到过。

然而，一切都是过去的了，公元1982年入秋的一天，老汉病了，而且很重。炎日刚变得不那么烤人，风儿刚凉爽了点。谷多老汉的地里，谷穗沉甸甸地低下了头，坠得那禾秆唰唰地动；棒槌大的玉茭颤巍巍翘起着身子，甚至楞头楞脑伸出包外一只金黄的头来，垂着暗红色的缨；核桃撑得咧嘴想吐核；隐在稠枝茂叶间的苹果红透了脸；青紫色的山药，挤裂地面，向外探头探脑……小旮旯被成熟的浓香薰染着，暗示出今年又是个好年景。就在这个时候，老汉很遗憾地病倒在炕上。生平头一次病到众人议论纷纷的程度。人性的怪僻，一个人病重时，无论死活好歹，总要从他八辈子祖宗往下追述一番，做一则未死先悼的逸事。老汉深信自己的病不打紧，坚决拒绝大碾的人为他请医生。因为他爷爷、父亲都活到九十多才离世，自己咋能七十不到就早去呢！

二、光棍史

到谷多老汉这辈，其家族已接连三代光棍了。远近僻乡百姓，茶余饭后谈论起来，就像聊《三国》《水浒》一样津津乐道。

传说，他祖上原籍在山西省洪洞县，一个名叫老榆树的村子里。明末连年灾荒瘟疫，那里实在过不下去了，为寻求平安富足，老祖宗夫妻俩，逃到太行东麓，来到这人迹罕至的深山，

开荒种地，养儿育女，一代代繁衍下来。小旮晃的北边有一所五丈深的石洞，相传是老夫妻俩休憩的地方。入夜，几捆荆棘堵住洞口，常常听到老虎在外面沉重的喘息。他们的家业几百年没兴旺过，及至谷多老汉爷爷那辈，竟进入了“光棍史”时期。

爷爷名叫水成，身高八尺，力大过人，且生性刚直。有一次，水成牵头骡子出山赶脚，路遇两个执刀的剪径人，喝令他留下褡裢和牲口。水成不慌不忙，双臂一拢抱起又高又胖的骡子放到堰头上——脸不红气不喘，然后高叫两个歹徒动手。一见这架式，剪径人哪敢莽撞，抱头窜进树林。他人虽粗鲁，祖宗从小灌输给他的生活宗旨“发财致富”，是念念不忘的。他认为，只要勤谨，有力气，不愁挣不来东西；东西有了，就可以娶老婆，置田产，时光就好过了！于是，水成从年轻时起，便起早贪黑，没命地扑进田地里，把心血倾注在小旮晃。他用肩膀一块块扛来了石头，盖成了小院落。又用石头墁平了山坳口的小道，栽下无数的树苗，使小旮晃四周的山上变成了“呼呼”作响的山林。

生性刚直的人自古以来很少有一个好下场的，这真是件可悲的事。水成活到古稀之年，因为抗交繁重的赋税，被抓进县城大狱，一蹲十几载。辛勤置下的产业被当地的恶霸抢占。老汉死后，尸首都没运回小旮晃。——抛尸在外是庄稼人心中最大的不幸！

水成老汉劳累一生，未能娶上老婆，为使祖坟上香火不绝，六十岁上曾用一斗米从一个要饭的手里换得一个瘦弱的小子，取名财旺。小伙儿长到二十多岁，父亲被抓走了，他认定这深山沟里永远也不会有翻身之日，算计再三，决意出山谋